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

明

世宗皇帝

〔辛卯〕嘉靖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食

景王載圳之國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既與裕王同出邸居處衣服無別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袁燁字懋中慈谿人爲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先是二

月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嚴嵩以爲天眷趣禮部急

上賀燁亦以爲言尙書吳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仍救護如

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燁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

五杪例免救護燁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

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大喜及是

薄餽布算
可知本不
應少有不
所載當食
不食皆因

疏于推測耳至于陰雲偶爾被遮乃與不食瑞應修陳人所笑而食止一氣禳銷鑠小頌止圖榮龍而問順事亦可醜矣

前此論嚴嵩者不一

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嚴訥字敏卿，常熟人。郭樸並號青詞宰相。煒才思敏捷，每撰青詞，援筆立就。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嘗一寵死，命內直諸臣撰詞以薦。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悅。其跪阿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於用之。恩賜稠疊，它人莫敢望。

萬壽宮災。萬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乃暫御玉熙宮。

〔壬戌〕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帝居西苑，大臣希

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然攬權既久，帝亦寢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自負為天下才，蓋既寵待且且夕值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實東樓。」東樓者，世蕃別號也。及嵩妻歐陽氏死，

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它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居玉熙宮，監甚欲有所營繕，以問階，階請以三殿餘材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命階子尚寶丞瑄兼工部主事，十旬而工成。帝即日徙居之。由是帝益向階，顧問多

嘉靖間並置
若罔聞何
一聞方士
之言即能
心不動甚
以仙術轉
叩尚煬言
蔽陶嵩始
藉固龍文
以藍道繼
而之去道
不退位進
不之權皆
則由上出
自難罪彰
要此語而
也諒難正

不及嵩卽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好罪道行以扶得

幸故惡嵩帝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詐爲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帝問上仙何不極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極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字安人

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應龍將具疏夜夢出微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塔墻其下甚壯二

注矢拉然覺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專劾世蕃罪狀因及嵩溺愛黑子招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且曰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遂罷嵩下世蕃詔

獄嵩爲世蕃求釋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鴟鵂客羅龍文俱

戍邊詔從之特有鴻爲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龍文官中書與世蕃交關爲奸利而年最黠焉

士大夫無恥者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柏鄉人等皆坐姦黨黜謫有

差

土默特即韃靼小王子後嘉靖初徙幕東方按土默特舊作土蠻今改後仿此寇遼東總兵官黑春戰死土默特入撫

順成名在奉天府承德縣東與與京接壤復攻鳳凰城在奉天府東南鴨綠江經此入朝鮮國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

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尙書高耀清苑人太子少保初大內災宦官有密收龍涎

香者至是帝索之急耀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

賜銀幣尋加太子少保耀初賄嚴世蕃躋戶部尙書事在三十一年四月以貪穢著

及世蕃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要結爲固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御史

姜儆

人南

王大任

安人。西保

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還朝

上所得法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做大任俱擢侍講學

士秩等賜第京師

時嚴嵩既罷，道行亦被謫。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色不樂。中官因設詐以娛之，嘗夜坐庭中，獲一桃，御經後，左右言白空中下。帝喜曰：「天賜也。」修迎

單璽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射立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鵠。大嘗非常。手詔褒答。事在四十三年。

〔考〕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等擊倭

于福建破之

自倭去柯梅

前注見

浙東江北漸甯而患盡移于福建

嶼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字同縣惠安宋縣今俱屬泉州府福寧元州今升府屬福寧縣亦

五季閩縣今屬福甯府

10

閩人在朝者爭劾胡宗憲嫁禍帝不問既而宗憲以罪被逮

宗憲初因遣文華吉歌戲盡父子文華死人因羅龍文以進賂及滿敗各官劾其黨甚罪得旨遠問既主帝以平汪功降之後虞坐突通龍文罪下獄瘐死倭尋陷興化府焚

掠一空移據平海衛

明置今城在
興化府莆田縣

不去自倭躡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

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富既陷遠近震動詔急徵大猷充

總兵官繼光爲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廣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不敢

戰大猷至亦不欲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邀賊于長樂

轍耳後殆同

敵騎縱掠近甸京邑戒嚴中樞職任急籌入正告以速靖寇氛煥火遠徵烽釐嚴祕不警報匿罪實難復道乃楊選既伏刑誅而博竟以救援獲免總由廷臣懼怯一遇寇警必切齒啓釁之私齒而祖謙亦交視爲

至是繼光以浙江兵來會

橫嶼在甯德縣東南海中。

巡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令繼光

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于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殺二千

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遂復興化。其侵犯它州縣者。亦爲

諸將所破閩患少熄。

倭起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大創而去。其後繼光大猷復連敗之。東南始得安枕矣。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

舊作把都兒
今改後仿此

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遼塞。總督楊

選囚繫三衛長托干

令甘舊作通今改

子更迭爲質。托干錫林阿妻父也。冀以

牽制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潰牆子嶺。

關名在密
雲縣北

入大

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榛孫臧戰死京師戒嚴詔諸路兵入援虜駐內地

八日大同總兵官姜應熊敗之于密雲乃退詔誅選

初寇之入也帝方祠瑩兵部尙書楊博不敢奏謀之

徐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等入援會帝見城東火光知寇已偃大驚諭諸逐寇而芳兵已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嘉議京師及寇退帝怒博不早聞欲與楊選同論罪階力爲解救乃誅選而不罪陣馬芳字德馨蔚

人州

〔甲子〕四十二年春二月伊王典楨

六世孫

有罪廢爲庶人國除

典樸在國

多不法。常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絕大壯飲食。

斃之。築崇臺連城。擬帝闕。強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以

金贖巡撫張永明

烏程人

等上言狀。詔壞所造宮室。歸民間。女執羣小付

常事刑政
愆失若此
國事安得
不壞邪

有司典樸不奉詔法司言典樸無藩臣禮宜禁高牆除世封從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丑〕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以病免煒疾篤請假歸道卒煒廣儒鮮漢故出徐階門直以氣陵階館

閣士出門下者斥辱尤不堪人皆畏而惡之及卒臨文榮

嚴世蕃伏誅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初蓋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蓋田玉爲帝建醮鐵柱宮田玉善召龜蓋取其符籙并己祈

鐵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詞甚哀帝不許而世蕃還返鐵柱宮在南昌城內中有鐵柱相傳許旌陽所鑄以鎮蛟螭之害明嘉靖後改名妙濟萬壽宮羅龍文一詣戍

所卽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饒不少衰

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長洲人不爲起會南京御史林潤字若雨莆田人按

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疏曰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竊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

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誚勝時政搖惑人心近世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入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帝得疏大怒卽詔潤逮捕世蕃子紹庭官錦衣

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既至京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冤

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尙書黃光昇江晉人

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若是適

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

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

簡擢出為自
廷推實政
明代弊除
嘉靖遷以
特旨遷除
其能矯正
授止及所
直諸臣而
郭樸高拱
仍由徐階
薦得預機
務究本塞
源于後張
居正用事
遂專任私
意為進退
迨末流而
枚卜亦悉
付廷推則
更濁蓋難
人制乃取
下

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

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樸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

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訖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

金三百餘萬兩它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嵩及諸孫皆為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並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袁煒去後徐階當國屢請增閣臣故有是命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登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推

冬十一月嚴訥罷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

疾遂罷歸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備物孝養人以爲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乘銓二年適華亭當國諸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遷郎則陸光祖也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

〔丙〕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

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略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

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

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永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頓首求四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

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諛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

大權太阿
且合由落
上即所用
未能盡常
而失不其
患小若事
出推下無
論皆公讓
必舉果養
所得人而
援倖進之
風將自此
而啓其患
大命官不
政顧可立
輕重之公
乎重之問

刺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
天下何電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

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
于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
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
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
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階
力救奏遂留中

三月以吏部尙書郭樸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兼文淵閣
大學士並預機務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六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旱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錫林阿十萬騎入西路芳
迎之馬蓮堡堡圯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
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側
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

之

時寇襲犯東西諸塞及冬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又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與其子大朝大寶俱力戰死

冬十一月帝有疾

先是帝以久病忽欲南幸興都

即承天府

取藥徐階力諫

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

時方士至者日衆帝知其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勸帝乃僞造贈品仙方與所製

金石藥同進其方詭謬藥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

十二月帝崩

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內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

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裕王載堉卽位

是爲隆宗

赦以明年爲隆慶元年

釋海瑞于獄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穆宗皇帝

〔丁〕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

禮部尙書高儀

錢字子集錢塘人

上言先

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阼睿宗已爲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字本道，忻州人。上言獻皇帝雖爲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爲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追尊母杜氏爲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

通州人。

以陳以勤

字逸甫，南充人。

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爲吏部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

徐時

贈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

贈見六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旨人以此惡懼之至子它相

三月葬永陵

諡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明史贊曰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順治雖大變輿論弗變帝假託學與大儒天性至情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勝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紅

于內而崇尙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縣告厲雖翦剔熾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以下之主也已

夏四月御經筵

五月夏鎮

在徐州府沛縣東北

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盛應期

請于昭陽湖

有大小二湖相連北屬山東縣南屬江南沛縣亦名山陽湖

東別鑿新渠以通漕廷議從之會應

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

在縣南爲往來津要

分爲十數股潰

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尙書朱衡

字士南萬安人

循行應期舊迹請

開南陽

鎮名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

留城

在沛縣東南即古留邑漢張良封此

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字時真烏程人

可衡言是河直秦溝

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

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之不爲

壑也乃決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至是河成

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穀亭而

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而北經夏鎮而至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

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

在縣北凡三十四泉

及薛

河

在縣南源出寶峰山匯諸泉而爲湖西經梁山因名薛河

沙河

有二俱在縣北者曰北沙河源出郭縣嶧山在縣南者曰南沙河即古潮水源出縣之連山下流俱入運

注

之築馬家橋隄

在沛縣

遏黃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工未成

會河復決論者紛然謂衡故興難成之役以倖功及工竣羣議乃息

未幾

山水驟溢新河決壞漕艘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費舉縣諸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西洩其水入赤山湖吳時來以違詔復故官赤山湖在縣縣西南與嶧山韓莊諸湖相連

連

高拱罷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

遽移具出

拱無子移家近直隸時竊出會世宗不豫誤傳非常拱遂移直隸器用于其家

爲給事中胡應嘉

涿陽人

所劾拱疑

出階指大憾之及帝卽位階爲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僕復助之

因事削應嘉籍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以吏部尚書楊博庇鄉里劾之帝責其毀譽下開臣議罰機密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陟旁視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大辟給

事中歐陽一敬字司直彰澤人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慰留而不

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永平人為拱劾階坐黜于是

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六月霪雨傷稼帝素服修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九月諸達寇山西諸達數犯山西時邸富已死趙全在虜益用事尋諸達為帝治宮殿期日上機忽大風機墜傷數人諸達懼不敢居全乃為諸

達言大同兵弱亭障稀可以退敵屢入犯至是復率眾數萬分道入井坪在朔平府平魯縣南有城明成化中建置守禦所于此朔州

偏頭關老營堡名在雷武府偏關縣東亦成化中建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今汾州府永甯州本

唐宋石州明因之不改隆慶後始更名永甯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後魏永安唐改名今縣屬汾州府介休漢界休晉改界今縣屬太原府

州平遙漢平陶後魏更名今縣亦屬汾州府文水隋縣今屬太原府交城亦隋縣今屬太原府大谷漢陽邑隋改名今縣屬太原府隰州見

前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句土默特注見同時入寇薊鎮昌黎前注見

撫甯注見樂亭金縣今屬永平府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

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在撫甯縣東北有關會大霧迷失道墮棒槌崖中人馬

枕藉死者甚衆

郭樸罷。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樸。拱歸。樸亦求去。帝固留之。御史龐尙

鵬

字可南。泰州人。

凌儒等攻不止。遂乞歸。

樸家居二十年卒。臨文簡。

冬十一月以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總督三邊。時濟農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

部賓都

舊作高革。今改。後仿此。

駐牧大小松山

大松山在涼州府平番縣東北。接關州界。小松山在其北。爲邊陲要地。

南擾河湟番

族環四鎮

延綏。甯夏。固原。甘肅。是爲陝西四鎮。

皆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甯甘肅

軍務。

〔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字拱辰。東明人。于廷。黜爲民。星上疏言陛下爲

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抑。一二內臣威

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帝大怒。詔杖六十。黜爲民。中官譚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

會監杖星大誦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其妻鄭誤聞星已死。遽觸柱死。聞者哀之。

二月命廷臣舉邊才

三月立子翊鈞

帝第三子。

爲皇太子

即神宗。

京師地震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

屢摧大寇

平浙閩僑又平江西賊

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

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平昌

保定三鎮練兵事尋以薊州既有總兵官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還

總兵官郭琥而以繼光為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繼光建敵臺千

二百座臺高五丈睥睨四達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精

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又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

陳而馬步軍處其中製拒馬器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

軍持拒馬器排列面前間以長鎗篋筦兵器名以大毛竹為之長一丈五六尺刀在其頂長一尺用為行伍藩籬見戚繼光武

寇奔則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時邊卒水漲律

用繼光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八衛兵主策應本衛兵專戍

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

秋七月徐階罷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中官多

側目

帝欲命宦官分督關隘力陳不可而止軍小嘗殿御史于午門都御史王庭將糾之密曰不得主名刻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猷先錄其主名庭疏上乃分別遠治有差王庭字

子正南

給事中張齊

長安人

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

餘鹽為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實筦二尺長六尺一而刃在六尺一頂又長一尺一尺久持且疲二不人持之旋轉適格而必不敵時以器禦敵不精為真且強勝南方之強人易

知者素能步
即安軍蓋
伐北軍多
勝光本寇
繼南本奏
東部其奏
舊募頗不
請廉頗思
過趙人記
意耳而之
載人左若
南人遂果
勝北人者
以是類言
敗兵有不
理取平

冬十月遼王憲燦莊王致格子有罪廢爲庶人國除 憲燦在嘉靖時以奉道

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邵光山西長治人劾其淫虐僭擬諸罪狀遣侍郎

洪朝選字舜臣同安人等往勘得實免爲庶人國除初張居正家荊州與憲燦有

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化人羅

織朝選死獄中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寇于長水海子即白海子見前又敗之鞍子山亦曰馬鞍山在

獨石口東北先是或爲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五萬騎襲宣

府可得志芳預伐木環城寇不得上乃解去頃之芳率參將劉潭等出

獨石塞外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迎戰又大敗

之芳有膽智諸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擒集或討督戰或遣裨將家書備見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驚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輿和衛登高而望羈兵而還與和衛注

前見

〔記〕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爲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威望久著屬

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中官監織造者爲減輿從有勢家朱丹其戶

恐瑞見卽黜之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

大戶兼并力摧豪彊撫窮弱下令飢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富家巨室

或竄他郡以避其見憚如此

瑞撫吳甯牛歲再爲言路所論遂改督南京糧儲小民聞瑞當去號泣載道家輸儼祀之

秋八月以禮部尙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帝幸太學會

祭酒胡杰論罷貞吉以禮部侍郎攝事

貞吉在嘉靖朝由龍興舉撫戶部侍郎罷歸帝卽位復起禮部

講大禹謨

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及是遂以尙書參機務貞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廣東海賊曾一本伏誅一本初與大盜黃平聚衆數萬剽掠惠潮間與

倭相犄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倭略盡平爲副將湯克寬

鄧州衛人

所敗遠竄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參將繆印又犯廣州殺知縣

劉師顏尋復陷碣石衛

在惠州府海豐縣東南明洪武中置今裁

裨將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先叛

附于賊勢益熾時大猷已改鎮廣西詔止勿赴令與廣東福建總兵官

李錫

歙人郭成

四川敘南衛人

同討一本錫出海與大猷遇擊賊三戰皆捷會成

亦敗賊執周雲翔率參將王詔等以師來會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

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

計時閩廣隨在皆盜而一本最彊既平患漸息